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八

英國

馬西元本
李提摩大譯

蔡爾康芝級述稿

國族

意大利國

中國官書
曰義國

第一節
羅馬國敗
後情形

當中國災漢之際，泰西有太國、馬、合歐、羅巴之南半洲、阿非利加之北半洲、亞細亞之西半洲，諸名國而成一鞏固之金甌，有衆五千四百萬，或謂是時中國民數已有五千九百萬，然考唐書言曰：口小數一百九十萬，大數八百萬，以一家五口計之，大都在四千萬上下，民數必由少而多，曰漢時之民數未必能與此，其都城在今意大利國之羅馬府，故即以羅馬名，傳數百年，國分爲二，有曰東羅馬者，建都於肯思丹，即今土耳其之都城也，羅馬之故國，自別而爲西羅馬，仍以羅馬爲都城，又越數百年，西羅馬恒遭歐洲北境游牧人之侵畧，按中國自秦漢而後，常爲匈奴所苦，即其種類也，甚至蹂躪都城，掠其府庫，古其沃壤，羅馬之勢已非昔比，且又有古托部落人、倫巴提部落人、法蘭克部

落人

與法蘭西人種類相似

日耳曼部落人，或同種而異名，或同名而異種，此蓋

此蓋

謂北方匈奴突厥等之不一其類也

疊來紛至，擾攘不已，劫奪無休，羅馬備受荼毒，而無如

何。有時，民人聚斂金帛，以飽其慾，堅則竟滿載而去，有時若輩不願得

金帛，竟占其地而不去，且敢妄立制度，若爲意大利之主也者。

按其時羅馬已改爲

意大利

相沿四百年之久，意大利之孱弱，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中

國趙宋之初，意大利始有生色，凡昔遭他族盤踞之地，不許意人築造

城，或者至是，金城湯池，控制周匝，其扼塞處，更多築堡壘以自固，亦有

檣臺及鑄造軍械之廠，於是城郭溝池，以衛其內，甲兵器械，以威其外，

昔日北寇朝發夕至，如入無人之境者，今意養精蓄銳，不能任越雷池

一步矣。○國勢既定，戶口遂繁，君民上下，皆有富足之象，至歷代以來，

城外巨富之家，往往恃其財勢，虐待小民，是以工作之輩，或入城以避，

之城中人願爲庇護富家亦無可如何積日累月聞風而至城外則人煙寥落彌望荒涼富家見此情形不勝悔恨又念連阡累陌之田將成蔓草荒煙之域不得不降心相從願改從前欺侮之習於是工人雖仍有在城市間營生者然還鄉之人亦復不少而後有人耕綠野遂可仍詠千倉萬箱之句城鄉人皆蒸蒸日上矣○歐洲各國之人當時多未沾教化蠢拙之狀可笑可鄙惟意大利則自中國北宋太祖太宗朝而後聲明文物之盛歷三百餘年而弗替於是有糞田之法收穫倍盛於昔日農人衣食饒足遂無桀驁不馴之事而倫巴提及吐絲加泥兩省農人尤爲首屈一指是穠是藪是刈是穫萬國之力田者無不可則而效之至富室之居於城中者亦頗不少出其資本足以立入工程廠工作既盛百工亦安又其所織之綢殊覺精美且能收取廢爛之棉布等

類以造紙張，可爲天下無廢物之一證。又善於製造玻璃，卽取玻璃爲鏡，其雕刻之圖畫則更獨擅一時。此農與工之駸駸日進也。商人則不憚道途之修阻，過都越國，刻意經營。陸路則如東方亞洲之貨，能驅駝駝運行於沙漠之地，水路則由紅海至地中海，乘舟而至本國之飛泥雪海口。於是歐亞兩洲之貿易，大半在意商掌握之中，得利之厚，自不待言。遂統農工商三者而無不大富。是時也，歐洲各國有惑於猶太國之聖蹟，深恐爲回教中人所蹂躪。即上文所謂寇之種類而各派重兵，爲之力籌保衛者，乃回人佔踞猶太，不肯退讓。歐兵之攻之者，直相沿至二百年之久，始免兵革之禍。其間涉重跋巨浪，必藉船隻以資運送。飛泥雪海口之意商，適承其乏，所獲各國兵餉之運費，亦多至不可紀極。通計意大利之海口，一曰飛泥雪，一曰披沙，一曰耕羅亞，合歐洲各海口。

往來之船隻尚不能與之相埒故此三海口者幾獨攬歐洲商務之大權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是時英法二國雖已分建都城於倫敦巴黎兩府但其城中大半草房土屋甚至有鞠爲茂草者惟意之房屋則層樓疊翠飛閣流丹至今各國之人尚有人羅馬以觀古蹟者皆嘖嘖稱羨不置橋梁之堅他處亦無出其右是時歐洲各國雖有絕大城市而其路惟填土以通往來意大利固有石路其超出於各國之上者不可以道里計若論禮拜堂及宮殿之類則雖以歐洲今日工程之精麗亦莫能駕乎其上其水道之通暢亦復冠絕羣倫雖以英國究心於運道直至百年前始克與之相並其海口之碼頭於堅緻之中益之以華美凡若此者皆可見意人大小各工作當時實有拔羣超凡之盛而況乎猶不但此也意之古畫雕圖與夫金碧交輝之繪事亦非他人能望

其項背而人情世俗則又敦崇節儉其膽量甚壯其志願甚高其所定之律例則爲歐洲各國之所取法其一切學問與六裨益民生諸事則實足爲當日歐洲各國之師○意大利全國之中有民主之數小邦焉各擁兵衆以自強識者謂欲求長治久安未可得也小民主漸逼令本屬於意之大城以附於己積之日久其稍大者嚮其稍小者當時如飛泥雪、耕羅亞兩海口如迷蘭一城帕飛耶一小城皆已屬小民主之管轄於是分而爲民主之強國四更歷歲時四民主又互相嫉妬而致失和有時某城與某城齟齬累及民主亦不免有兵戎之禍且中國宋代之際教皇與歐洲之西帝互奪教權教皇謂吾有封授主教之權教權應屬於我西帝謂吾有御世之權教化亦應吾掌甚至用兵累載結成不解之仇意人有從西帝者亦有從教皇者歸曉之衆朝不保暮○

若輩之戰也皆不能操必勝之券徒以北方各國乘產買馬而意大利則無有故常見挫旋設奇計與畜馬之世家相聯絡至中國元代之際意大利朝廷竟與諸世家訂立條約及北人來侵擾世家即出馬以助之又就其所居之地築一大墩臺而募精兵以自守既而積威所至同權日重嚴禁民人擅藏兵械此實歐人仗權力以治國之濫觴然意之朝權既盛意之國勢即日衰相沿至中國之明時歐人初得繞道非洲大浪山即船以通印度之捷徑較之昔日海程尤為穩速東方諸貨遂不必取道於意大利海口意之商務亦敗

既有好望角諸路前後四百年間英荷皆道出此而自東方諸

往歐洲之貨皆由倫敦發售倫敦一地遂為自西而東之極大樞紐今則開蘇彝士新河則好望角又屬迂途東方無數貿易仍歸意大利之舊路矣而意

民則以不能私蓄兵械之故從前所謂膽大而志高者漸變而心灰意懶於是諸鄰國日肆覬覦如日耳曼如法蘭西如西班牙皆強逼意大利

利割地以行成意大利全國既已淪爲血戰之場矣其北有瑞士國僻處於萬山之中而心斃意之平原沃衍其東又有突厥國本從亞洲竄擾至歐先踞東南方之一區乃亦欲得意以爲己有歐洲人無不畏之意雖備受凌逼皆袖手而不敢救自時厥後垂三百年意大利恒被外兵所踞此意大利至弱極衰毫無生色之重見者也夫意民素有膽畧而以不敢習戎器挫之素有志向又以不許抗國權抑之然則其衰且弱也意廷自取之也然意民當火熱水深之際雖不禁躍躍欲試又見他國皆倖然而興各成爲獨立之國亦未嘗不獨居深念以爲他日者我亦仍將爲獨立之國也

按前中國漢成帝元延年間歐洲生齒共二千三百萬合附錄之

意人雖有此心而豈知助而成之者反在事奪人國之拿破崙補拿破崙脫則出乎意計之外矣拿破崙之越高山而入意境也初抵倫巴提全

省知已歸與人主政及至拿坡崙則有西班牙人儼然王其地矣又有數省地則屬於教皇而其糧食所餘之地則又分爲民主之小國五更有數侯國屬雖其間拿坡崙乃慨然長歎曰昔之意大利固歐西第一大國也且吾祖若宗之支派亦復分苗裔於是都今乃分崩離析至於此極吾獨何心能弗悲乎吾若知此威令六行之際合各小國而爲一大國俾得仍僭於歐洲自主名號一列吾願畢矣時移代易拿坡崙已遣諸雄國放之於希利納海島然猶恒語人曰意大利雖四分五裂然其民言語同也文字同也風氣同也豈可任其不歸一主哉且余之初至意大利也事垂成矣與人之語倫巴提者逐而出之矣分據城邑之各小國盡滅之矣於是合意大利之六百萬人爲一國使意民得以自主或可告無罪於意乎然拿坡崙利己之心固隨在而見也乘機割

其西半之懶郎省耕羅亞海口吐司干地方並羅馬省等處之六百萬人以隸於法又使拿坡崙一帶地方之七百萬人別合而爲一國惟一應制度爲之悉力改革俾其民享自由自在之福爲歷古之所未有則拿坡崙之功也拿坡崙又代各地方新定律例較意大利舊律既明且公并告之曰異日者朕必更取今時鼎立之勢合三分而大一統也意事至此漸有不能不合之勢而其知尙待備經艱險始有轉機天實爲之非人力之所能強也拿坡崙之敗也列國會議於奧都凡拿坡崙之妄事更張者宜一一如其舊夫此事施之於他國詎不謂然乃混而概之於意大利意民能甘之乎然時勢所迫不得不悅首聽命信乎奧宰相沒透泥王爵之言也曰意大利之名固自在也然其國則何有哉惟意民前承拿坡崙之力由分而一合至是豈能再受權勢之所束縛

故皆動心忍性，堅求歷年來所掌自主之權，如其必不能得，則雖萬死而不辭，必不肯視息人間，再受在上者之暴虐矣。○當列國強弱判判之際，意民自困伏而不敢動，然私會已徧於國中，專講他日各地舉官及創立公議院，凡他國民人得受之大益，意人必將無不有之，以成爲民主之國而後已。而各大埠讀書士子之入此會者，尤多於平民。南閱歲時入會者已多至七十萬人矣。會之尤大者曰日本，選利一千八百二十年加本，權利會亦公奏教皇云：教會但須已棄其舊習，不救世之禍，無作亂之心，一經考驗，經云：上則尊君保國，下則愛民如等語，意民不爲無理，乃列國君主皆深嘉其意，而意民之事且因之而生，實由此輩故，給制約束之道，餘力。○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意民三十五年西班牙國大變制度，意大利人謂：彼會已至，今可顯我愛民之心而一洗昔者亂國之惡名矣。於是拿坡、熱與撒拉兩地，皆揭竿而起。凡昔日會中之所議，如使意民各擅舉之權，及創立議院，與國家協辦事

務諸大端、坐而言者、今悉起而行、與俄普各國君王、驟得警報、皆未喻
意大利私會中人、保民之理、荒無自設、反謂罪魁禍首、實惟若輩、遂徧
告於各國、欲以權力壓之、英國謂不見意人有乖違之處、不願與開法
國謂、我國不助意民、亦不欲助意、而法國好新之官、見此情形、尙責
法廷不恃理而恃權之失、俄皇愛德華、較與普兩國、見理畧明、謂我
輩向者、權勢太重、民間固敢有違、今之意、意大利可爲股鑒、我輩亦日宜
寬待小民、方不致蹈其覆轍、惟事有宜分別觀之者、君王若允付小民
以何等之權、則係出自國恩、於理固無不合、若小民恃眾以強求、則亂
萌將自此而長、萬不可少從姑息、今意人之變制度、非出於君、而出於
民、亟宜以君之權勢遏之、庶免效尤之禍、與俄普二國之君、立約云、姑無論
國家無甚錯誤、即實有大過、不然
之虞、亦萬不能任民爲政、此係天經地義之常云云、於是奧國、卽舉兵入意、意民正力圖整頓之際、

決不料他國之忍以兵來代意主爭和民權故毫不設備彼徒手之衆豈敢與大兵論長短惟有任列國之所欲仍以權勢相約束而已○自此以後歷二十五年之久意民皆安分守己不敢妄有所舉動一千八百一十年意民不叛教其倫巴提及普爾天兩省俱爲奧人所轄一切悉照舊法無有能下懾民心者夫臨其上者既非本國之君一任異邦人憑權藉勢惟所欲爲此意民之所最不服者也至王於拿破崙變者爲法國布爾奔王族之苗裔飛蝶南布爾奔歷代相沿之惡俗飛蝶南毫不悛改故於意民之廣有財產者抽稅捐輸稍一抗違卽任意加以虐待教皇忽改一例卽學飛蝶南之所爲而又守歷代之謬法不顧教道其民謂民若不識不知自可惟在上之命是聽而民氣於以靜矣於是意人皆噤不敢語或有挺身而出願作陳民間之疾苦者重則立正典刑其

第百四十八年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詰者相率逃之他國以全其身說者謂意人受制之深至於此極惟有吞聲忍氣以聽在上者之毒害耳然他國之人業已日進於高明意人閭閻興起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謂吾君苛待我輩至此實太逾分徧國又起私會即未敢訟言得失而皆知意國合而爲一誠且尋間事也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法蘭西又大變制度意人方躍躍欲試忽聞法人再逐其王奧京普寧之所亦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意人皆謂時不可失萬不能再受欺凌矣是各會皆不約而同各就其地舉旗而起其在逃之各會首亦皆自外言歸其避於倫敦之文人麥齊賦避於萊退非禮耶之武員嘉禮巴也素著重名彼此皆束裝回意意人恃若長城衆心益固又有老將數輩皆白髮飄蕭避亂食貧於外者今亦

各整歸順其拔沙海口書院中之讀書士子今則兜鑿鏗仗踴躍行開其耕羅亞海口雷根地方之紳商亦共同心協力總之不論軍民文武惟望合全意而爲一我輩即盡捐財命亦所不辭人心若此故當時即未能遽告成功而根基已定後日之大成肇於是時矣○意大利各處人之意見皆謂宜先逐去奧人然後公請意人爲全意之君庶幾名正則言自順也其時新教皇披霞第九初卽位畧有從民所欲之意爰有意人欲卽請教皇爲意君者謂披霞第九若眞俯順民心大約意大利全國之人無有不樂奉以爲君上者但教皇與其執事之大臣歷代自有成規萬不能讓民有一寸之權故雖有甘言以餌意民而仍與列國之君王志同道合紛欲以權勢制服其民而後已意大之素有國棟之義兵願助意民以逐奧人請於教皇已俯允矣一千八百四十八

年道光二十

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教皇忽下令撤回、又勸諭其所轄之民曰、凡

與天爲仇之事、萬不可從、朕代上天教化下民、第一以教崇和睦爲主、歐洲各國朕視之如一家、朕則爲一家之父也、兒女雍雍共教友愛、朕自顧而色喜、豈可同室操戈、以得朕心等語、意民驟見之下、怒不可遏、蓋教皇自發此諭以後、意民雖崇奉天主教如故、而教皇之權從此不能行一步矣、○意人所恃以爲足重者、僅薩諦尼亞王卡勒司亞伯一人王之意曰、意民所執之理、正理也、余贊助之意、人大喜、遂追王率師以守倫巴提、所可惜者王之才力聰明、皆無大過於人之處、其心又游移不定、故無論其治國、無論其治軍、總之未能勝任意民、徒以順我而戴之、其初至倫巴提也、發號施令、更足以博八之歡心、究之幹濟無才、終無不敗、意民無數之膏血、空流於原野、而於事一無所成、一千八百

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又大敗於怒髮拉王於是知事不諧

勢不能有益於意民即讓王位於其子而歸老於菟裘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教皇所轄之民亦不服其約

竟敢自立一民主之國教皇踉蹌遠遁至甘塔拿坡螺獅王先因避難

而避於甘塔教皇既至遂與同居旋又降旨云民人敢奪朕位實屬罪

大惡極民皆笑之以鼻而無有哀憐之者

所屬不料竟有甘心大助教皇者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

二月二十日魯意拿坡倫已為法之皇帝攷其生平本非重道之人亦

非重傳道者之人至是聞教皇被逐勿憂然曰教王共主也今為其民

所逐法若不速救與必先我而救之我豈堪坐失事機哉且各國從天

主教之民亦孔多矣我若助教皇以復其位不但異日者教皇感我之

恩而佑我教民亦必出死力以助我，是我一舉而收各國之民心也。職此之故，法皇雖非教中之信士，而乘此機會，佯爲尊崇道術也者，運命

佐牒率將軍率師四萬五千人，使奉教皇復位。

法皇詔於人曰：此次用兵非朕本意，凡大臣之進見者無

不謂宜往，朕馬一行是強求

朕之教教皇也，朕豈得已哉。○法國本已改爲民主，而逐故君，今法皇又欲

勸其民以助邦，使之不得成民主，似屬難於啟齒，乃法皇辨才無礙，先告羅馬人云：法兵之來，欲爲汝靖亂而致太平也。汝輩雖逐去教皇，豈能久安？長治若能聽朕之訓，棄嫌怨而敦和睦，使汝等真有自主之權，豈非計出萬全乎？使者既去，法皇自以爲得計。隱然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想。不料羅馬人反願以向使者曰：我輩已有自主之權矣，安用汝魯意？拿破崙越俎而謀，請無辜施遣嘉禮巴地，率師拒之。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十九年五六月間，羅馬府防堵甚嚴，法兵不能入，然其始

第七節
意民之
不傳

不料法兵之猝至，故守其多所未足。七月二日，法兵竟破其城，立取各門之管鑰，盡交教皇執掌。教皇還回羅馬府，感激法皇無所不用其極，至其民之受屈與否，則不屑過問也。○意民遭此強暴，無可控訴，且法兵則駐於羅馬府，以保護教皇之位。意之北方又有奧國大兵壓境，意民益懼。於是各首領無奈再奔他國，其不及出奔者，則教皇以兵威拘之，或即加誅戮，或囚之於幽深之囹圄。第觀其外，意民決無來蘇之望。凡昔日之力能與君爭衡者，至此惟有俯首至地如奴僕之聽從其主而已。

意人民主之心，突遇法皇之摧抑，欲求寒極而春之境，幾乎渺不可追。而不知天已生一大救意人之奇杰，先伏處於偏隅也。意人有萊米祿第嘉當溫者，世襲通侯，家承鉅富。意人仰其大名，本如泰山北斗。然其

儀表則既短且肥、初無奇偉之可觀也、而其首則極大、其眉目間則英
英露映、一望而知爲有才之人、其言語則柔和宛轉、使人聽之忘倦、先
在薩諦尼亞國、意大利西境一海島也、議院中膺議員之選、旋游歷歐洲各國、推

究其政治之得失而一一印之於本國可法者、安在可戒者、安在及回
薩諦尼亞行年三十有人矣、則知乎國之大要有不可久闕之事三、
凡民間舉入議院之官、國家有秘密事宜與之同心商辦一也、民間與
各國通商國家必許其任意經營毫不加以禁阻二也、必使小民皆擅
自主之權三也、嘉富洱侯本此三者以冀意大利之蒸蒸日上、乃目擊
斯民困苦顛連之況、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哀矜惻怛之懷、無時或釋、遂
決計屏除一切世故、而專心致志於創設良法、俾意民永不受暴虐之
制度而卽合意而爲一故、當其弱冠之年、已慨然有輔相全意獨膺重

任之想一千八百五十年

道光三十年

薩諦尼亞國請侯入政府遂爲薩相

通計嘉富洱侯於拜命之日起至廢職之日止舍拯救意民之外餘事

概不暇問既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嘉富洱侯有焉夫意民處水深火

熱之中匪伊朝夕哀號因應呼籲無門而幸也天之不欲絕意人也生

一嘉富洱侯具大智慧通大經濟而付之以轉移全意之大神速故無

論意人苦至極處必有計到盡頭之一日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道光二十八年意民大起而不能勝仍俯首而受君王之追脅嘉富洱侯默計全

局謂若無外應之兵必不能登意民於衽席因念薩諦尼亞所轄之意

民僅四百萬耳而屬奧屬拿破崙屬教皇及屬諸侯之意民乃不下

二千萬薩諦尼亞已立議院准其民與國家協辦各事其餘分屬他人

者皆正與之相反我已不設法以強薩諦尼亞他人必將逼令改革同

歸於酷虐而後已。況意國區區而分四百萬人爲民主二千萬人爲君主，既非體制所宜，故君主之欲戡除民主者，勢也；民主之欲戡除君主者，事有所不得已也。夫意人豈真無救之之策哉？一旦事機輻湊，運會乘除，我將投袂而起矣。

數年之前，薩諦尼亞曾與意大利失和，既而言歸於好，歐洲各國均謂：「蘇爾一小國而舉措悉合機宜，心甚重之。」迨至英法二國助土耳其以敵俄羅斯之役，多以爲薩諦尼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大可袖手旁觀也。乃蘇爾侯沈幾觀變，蹶然而興曰：「意有積怨深怨於奧，今奧雖無與於戰事，然接累代以來之成例，凡關係歐洲大局之事，奧必與參末議，異日英法俄土議和之際，安知奧國不雜於珠槃玉敦之間？與人素蔑視我意，彼時有奧之權無意之分，薩諦尼亞禍將不測，是奧再勝而

意再敗也。及今而圖之時，哉弗可失已。遂馳書於英法軍中，願以兵二萬五千助戰。英法二國大喜，況其時英國出兵太少，不敷調遣，忽得薩助，感佩益深，即致書薩廷，申明謝忱，并言貴國兵餉如有不敷，悉惟英國皇室供億。嘉富洱侯自顧體面，言願自備資糧，屏履不勞英國代籌。遂出師至其所派之統帥亦頗有將才。英法兩軍尤深器之。○俄羅斯之費既平，意大利之基已定，會訂和局之際，薩諦尼亞固無所損，亦無所益，而其陰爲之地，大有造於意之全局者。則與英法二國之交，如膠漆之固也。嘉富洱侯之私衷，意大利國之苦趣，無不可傾肺腑而陳也。英國答之曰：侯之用意，至爲粹美，旋爲之安籌良策，至求英助一臂之力，英尚未之許也。英雖承許，遣兵以助意人，而意人若再滋事，以開全國之合而計，則意大利改爲合眾國，持法皇之計，持成意大利之權勢，入於奧者，必將過半。他日英法兩國用語及此事，由言是時，警意拿埃崙之心計，眞深沈而不可測也。英相帕

英思登則曰改意大利爲合眾國非意人之所願事必不行即使勉強行之亦終難於持久其時奧國又似欲逞其威力俾意之諸侯各復其位帕茂思登又曰與國自尼向等乃欲強兩意事與今若再不復以挽亂意之全局英願助法國以迄與使不能足於意而後已於是法皇不致強意爲合眾國奧皇亦不敢復意之諸侯是英之再救意也意人感激萬狀及薩丁尼亞恢復拿坡里之後即以謝表致英廷

當時法皇曾懷拿坡里之心計至深極大凡有能將順其意者卽願助其力而取其利事當洱侯知之卽求法皇之助法皇一諾無辭遂與薩丁尼亞國訂立條約約中之意法欲逐奧人之踞意者而取倫巴提斐耐天兩省地以歸於薩而薩則願舉一日殺斐一日泥司之地以奉於法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正月朔各國派駐法都巴黎之諸使臣循例入宮賀歲魯意拿坡里依次致頌美之詞各如其人之分量諸使臣一一敬承及至奧使之前忽慨然曰朕與奧皇甚敦友誼乃法奧邦交微有不如意之處是可惜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謂似此朝賀大典躬

唐皇位者忽路微訓實爲從來罕有之事豈得爲拿坡崙欲效拿坡崙
補拿補脫之故智歟猶憶一千八百三年嘉慶八年拿坡崙第一曾向英國
使臣重責英過其時各國使臣亦在座中無不相顧昨舌謂戰禍之起
卽在日暮間耳今拿坡崙第二之向奧使措詞雖較爲宛轉然奧法意
三國業已入備戰事突於元日令節顯示其機則相見以戎衣亦指顧
間事矣英廷聞之乃先力勸奧皇毋啟兵衅於薩諦尼亞如必以忠言
爲逆耳則禍不旋踵恐追悔而末由也奧皇不聽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奧兵闖入薩諦尼亞境而占其地法皇聞報命將
出師星馳至薩○果也奧兵之入薩境奧廷失計之甚者也奧兵之遇
法兵者無不望風鼠竄六月初四日戰於馬進塔奧兵大敗幾至不可
收拾六月二十五日戰於鎮弗麗瑪奧兵又幾至全軍覆沒事後檢

點殘軍，几被殺被傷被掠者，多至三萬名。說者謂法兵之遇奧兵，如虎入羊羣，恣意殘嚼，無有敢磨其爪牙者。況又有薩諦尼亞之主軍台而驅奧以出，意境直反手之易耳。豈知六月二十五日，法軍大勝而後，歷旬有五日之前，毫無動靜。薩人咸竊竊然疑之，咸謂法人將再助薩以一戰，當可滅奧之跡，掃奧之塵。而豈料法皇之為德不卒，竟有出人意計之外者。七月初六日，謠言忽起，有人言親見法官一員，乘車至飛露惱，入奧皇之行宮。薩人尚未之信。初七日，又有人言，昨日所見之法官，今又親見其出自奧營，即赴法皇之行宮，立刻求見，則事已信而有徵矣。旋據諜報，始知法皇實遣人見奧皇，問其敢再戰與否。如不欲戰，我法亦不肯迫人於危地。奧皇即謂願求罷戰，是則法奧講和之期，當必不遠矣。○意人驟聞此消息，皆謂人之無量。至於此極，一時名怒不可

退但知法皇之責意以媾奧而忘法皇之勳業以敗奧也然強弱之勢
相去懸殊及至法奧之約既立義諦尼亞不得不盡諾於約尾惟嘉富
洱侯則曰使我掛冠歸里則可使我盡揮行成則不可○和局既定奧
以挫敗之餘勢難再踴上游固願以倫巴提一省及其民三百萬盡歸
於薩丁尼亞惟義諦天一省有衆二百五十萬人仍隸於奧地利阿此
七月十一日事也斯時也意大利羣小國中有曰吐絲加泥者有曰怕
兒馬者有曰模路者其民以業已起事不願再受諸侯舊日之虐待又
有素屬於教皇之人亦相率建旗起義不服教皇之約束雖法人所定
之和約中有一切仍率舊章之語而諸輩皆甘就斧鑕不甘再受範圍
法人雖狠薩都雖有成言亦不敢以威權相迫脅遂於一千八百六十
年咸豐十年二月間改訂新章畧謂意民若願如曠曠之服屬固屬大妙如

其必不能從、則任其自便、可也。意民數百餘萬、眾異口同聲、皆曰：願改隸於薩諦尼亞、決不願仍隸教皇。及吐絲加泥、怕馬兒、摸路也、於是薩諦尼亞戰爭、不過三閱月、而所隸之民、驟增至九百萬。豈非法人之助、何以得此？然而意人念法之恩者、絕無、而僅有怒法之詐者。日稍而月深、嘉禮巴地將軍號於眾曰：法皇既失信於其民、而奪其權、我外國也不能倚以爲長城、亦固其所。而且意人又知法之助意、非出於真心也、不過欲得殺斐及泥司之地、爲法之屬邑、以遂其私意而已。且殺斐與泥司、固以明薩諦尼亞之所屬也。一旦割而昇諸法、薩人豈肯甘心嘉禮巴地將軍、籍隸泥司、忽聞法人欲踞其地、心更不服。謂其政府曰：諸公以祖宗傳留之地、拱手而讓之他人、當必別有妙算。然猶不念本將軍、竟爲國外之人乎？

其意以法人懷挾私意、不認殺斐等兩地爲法屬、其相帕萊思登言曰：法皇屬意無割地之心、英之不肯認者一

也。法皇又曾許其假許事，今皆如其非出於誠心，其之不肯認者二也。英豈能議法
古人之地，故然其相鄰有此言，其實發覺地方人皆操法語，又多與法人同族，此司
地方人豈無殺戮人，舊據法語之謂然，亦多與法人有交誼，故發覺此兩地之
人願與法合而爲一國者，幾於十人，而九皆滿尼亞國，無如之何，英更無如之何。○
法皇助意以戰與時，曾言將合意大利之全地而爲一，今乃自食其言，
亦宜聲明情實，使人不得議其後，乃宣言曰：意大利良民之所盼者，蓋
合而成一大國也，苟不能成，自不能釋然於心，朕今未改初衷，仍願由
分而終合也。但朕欲願意國之事，而置本國之禍於腦後，此實天下必
無之事，萬不得已，而姑會意以全法，耿耿此心，猶冀意人之曲諒，則補
過之日長矣。法皇之言如此，默揣其意，蓋法皇若逼與不留餘地，歐洲
各國必有持其短長者，而且日耳曼全部時正在蘭因河畔，亦將有事，
故法皇之所謂不得已者，真有所不得已也。況其助意之力已非淺鮮，
意人欲了餘事，雖無法人之助，久而久之，自可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矣

法蘭西講和之際，拿破崙雖海口有丁口九百萬，法國布爾奔王族中人爲其王亦專以權勢治民，苛刻不可言狀。拿破崙雖人質性本極聰敏，姿稟又極馴良，假如有善法以爲制度，其興也淳焉。所惜者數百年以來，國弊甚深，國法甚猛，而其王又不以教民爲事。民遂習於懶惰，其俗又多崇信鬼神，而不能辨事之善惡。各州縣乞食貧民，願望皆是。入其途者，欲投逆旅以求棲止，但見門前階下，髯者鬚者各種殘疾者，或坐或立或臥或倚，排列兩行，已足令人憎厭。入廬以後，推窓應眺，又見鵠形鵠面，無衣無袴，身染瘡疥之毒者，仰手向客，作求食勢，問其致貧之故，則一半實緣於貪懶，故願以乞丐爲業，而不願作苦以營生也。其有長住廟中而不出者，亦皆求人之布施，謂願代人超度靈魂，於是滿地

皆叫化神甫又有住廟之教會叩其業產每年約可收英金一千萬鎊之多若使善爲經理當必不止於是者其民又到處樂聽神甫之語感觸終身而不悔神甫又偏不肯教人謂百姓若能通文墨而知事理則將孰悉乎各國之制度而不肯泯泯汶汶忍受在上者之暴虐也吁其酷哉○是時之王於拿坡螺螄者曰飛螄南第二暴虐其民尤甚於先世而國祚即傾於其手此殆如夏殷之桀紂千萬世所引爲炯戒者也故不但拿坡螺螄之民疾首蹙額有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之語甚至歐洲各國亦復憎之惡之不齒於國類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英國名士節後爲名相之杞辣士端游歷至此知拿坡螺螄民之疾視其上也因而偵訪飛螄南第二之虐政就著一書郵呈英國上議院大臣雅白蘭侯爵言拿坡螺螄人之不服其王者約有一萬人左右大都禁

諸狂狷之中若使詳加鞫問實屬並無罪狀亦不能定其罪名其所以拘之者不過以其不服虐政耳於是有無數良民與實係犯罪之下流種子同禁一牢且鎖錮頻年從未提訊一次獄中之各寢室既暗且悶毫無透開清氣之處人數又擁擠不堪飢餓齷齪非可言喻更有矮屋如鱗人入其中偶欲植立卽有打頭之苦及至染病縱不避污穢之醫士亦且不肯入診往往喚令病囚匍匐至監門左側始給以藥其謗所謂牢頭禁子者又恒以刑具刁難各犯而乘機以竊取其利當問刑衙門提犯到案時亦或詔以秉公辦理云云而其大害之處則在有其名而無其實凡人既入囹圄而得邀省釋者必其與官吏有私情者也否則殆矣此書既出各國之憎惡拿破崙者更甚於前皆曰若此之人豈能任其有治國之權而使無辜赤子日罹於羅網之中哉考當時各

第十一
頁
嘉巴
將入
城
境

國亂萌將起之際，必有數友邦出死力以助之，或以空文代解其圍，獨至拿坡螺螄，則天怒人怨，無一國願助一臂者。且英相帕茂思登，又取杞辣士端所著之書，壽諸梨棗，凡英國遣往他國之使署中，各存一冊，以暴拿坡螺螄慘酷之罪。拿坡螺螄王既見此書，知將大不利於己，急命其國中知名之士，速著一書，以駁杞辣士端之謬。乃杞辣士端即就其書中之語，更作一論，畧謂拿坡螺螄已自承某某等事，即爲暴虐之確證，可知鄙人之書，非虛語也。

意國之北，既得法皇之援，薩諦尼亞國頓改舊規。意國之南，聞此消息，欲填斃不能自已，細細哩海島亦在意南，考其疆宇約長英程二百里，約合華程一百里，廣英程一百里，約合華程一百八十六年五月五日，島中人相率叛其主，推嘉禮巴地將軍爲政，一鼓而從之者二千人。

皆昔年隸其麾下之勇士自耕羅亞海口乘舟而至島者也嘉禮巴地謀欲乘此機會合意大利全部而爲一其軍中之口號曰意大利國肥土愛滿月薩諦尼亞國聞之謂我與意大利本屬同心之友國今叛者卽用意大利之名以爲口號未免左右爲難時則嘉富河侯已承薩君之教請重爲薩諦尼亞大臣當會議此事之際因言生平筮仕以來盤根錯節備歷艱難願未有如此事之棘手者我若助拿坡蝶嶺之民必先商諸法國俟其允許與否然後可以定進止乃北半國之民則知南半國受苦太深必欲我助其民以抗其君不必問諸他國然則我其何適而可哉薩廷旋宣言曰嘉禮巴地一切舉動初非我國之所命也然於嘉禮巴地初無貶詞且爲之代白苦衷於他國一千八百六十年威豐七月二十七日薩諦尼亞王親致手書於嘉禮巴地勸以不可輕

舉妄動嘉禮巴地答書甚詳，其中自陳忠悃，且言臣本無圖南之意，乃拿坡螺螄之民力請南行，臣又嘗剴切勸諭，不可干名犯分，而拿民不聽。今臣仰求王恩，無以臣爲罪。書奏，薩王亦無如之何，乃爲時未久，意南之民盡樂隨嘉禮巴地而起，且彼此毫無疑忌，於是嘉富俱候撒魯而笑曰：余始顧不及此也。又念事已至此，騎虎之勢，豈能驟下？倘薩諦尼亞不出而爲之領，和恐意之欲由分而合者，終未能違告成功也。○又閱數日，細細哩全島之民盡願隨嘉禮巴地之鞭鞭驅策，惟命。是年八月十九日，嘉禮巴地率師渡海，直登拿坡螺螄海口，無拒之者。於是揚旌鳴鼓，直指其國都師行所至，直如奏凱回朝也者，盡不必起烽煙，夜不必設刁斗，每至一處，拿坡螺螄官軍則整服而退，視若同袍。拿坡螺螄民人則踴躍而前，奉爲救主，所謂君子齊不黃於篋以迎其君子。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者，不圖又於是日見之。既入一名城，城中人相率懸燈結綵，直無異元宵佳節。且或以珍寶見貽，或以酒食相餽。又遵西國至尊至敬之禮，與嘉禮巴地將軍及其部下人等相抱見，絕不以風塵憔悴之色。畧有憎嫌。嘉禮巴地將軍人不留蹤，馬不停蹄，率衆又趨而前。越三禮拜，即二十日已抵拿坡螺螄都城。拿王飛蝶南第二已挈其妃先遁。拿坡螺螄都中人款待之優渥，較沿途所過，又復過之。至其民人之權樂，則大約自有此城以來，未有逾於此日者也。○駐於佛吐腦之拿坡螺螄官軍一營，倔強不降，酷似飛廉之黨。惡嘉禮巴地大軍甫至，即已掃盪無遺。於是拿坡螺螄全境悉由嘉禮巴地爲政。嘉禮巴地即宣諭於衆，畧謂：汝等今將改立何等之國，不妨明以告我。乃拿坡螺螄人之願與薩滿尼亞國合而爲一者，十凡八九。於是薩王優詔。

第十二節

答之曰。天欲合意大利而爲一大國。余惟願吾民相處以和睦。相敦以
退讓。使之二合而承不分。至於應立何等之制度。許各直陳。無有所隱。
○嘉禮巴地將軍。奇人也。唾手而得一國。心中毫無繫戀。惟於嘉富洱
侯。則終不能無芥蒂。先請於薩諦尼亞王而罷斥之。既不獲命。卽著一
論。錄於大日報云。嘉富洱先舉意大利之全地賣之於法國。所謂賣國
求榮者。卽此人也。我在今生。斷不願與之相合云云。且嘉禮巴地治國
之道。又與他人絕不相同。旣不得行其志。遂自忘其三閩月之間。滅拿
坡螺螄國。降丁口九百萬衆。附於薩諦尼亞。而爲一國之大功。且使意
大利人得以自主之盛事。一旦棄置兵符。潛回佳珀雷熱小海島之珂
里安賓樂道。以終其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

意大利當瓦解土崩之際。若非有明足以獨理。智足以保身。正色立朝。

卷之八

整躬率物之一大臣

指嘉

乘他國乘好讐仇之隙苦心孤詣以維持調

護於其間已被之金甌詎能再補哉而幸也始基已立於當年大局遂

完於此日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同治五年

值奧普二國之戰若臣又黽運

智珠以爲若不奮其武怒再著戎衣恐意大利之仍不能安也故當奧

國受困於普師之會正意人致死於奧國之機及至普許奧和謂奧若

不將蜚耐天一省完璧歸意則惟有再戰而已普人助意之誠彌可感

激於是肥士愛滿月王願整陸師八萬人從陸路又以傾國之水師從

水路皆會於奧境以助普軍不意肥士愛滿月將帥全不知兵水陸兩

軍屢遭挫敗猶幸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同治五年

七月初五日普軍大敗奧

軍於沙賈霍奧遂不能再振越二日奧皇願將蜚耐天省交與法國管

轄而託法皇轉贈於意廷以畧存奧之體統法皇督意拿坡崙乃自以

地
取
上
二
種
之
地

爲功以掩前過使致詞於意曰朕之本意固欲意大利自北山而至南海盡合而爲一大國也今幸藉手以告成功謹奉蜚聞天全省歸於貴國貴國其無辭

當此之時意大利全部之民已共有后來其蘇之喜所獨抱向隅之戚者僅教皇所轄治之密民耳教皇駐蹕於羅馬府府城四周之地及其民人皆爲教皇號令之所及然其南其北皆已合而爲意大利之疆宇獨此孤懸其中之一地與其男女五十萬名口偏爲教皇之所執掌於事未多室樂且其民皆願合於意而不願受教皇之虐待又聞歐洲之人常謂歐洲之制度莫不善於教皇羅馬府人願舉自憐深望有援手之人俾不致終淪苦海羅馬之人心如此意大利之國勢又如彼悲區區一羅馬不能長爲教皇有矣夫意大利既合全部而爲一國其不能

留此一塊土、以梗阻其聲教者、勢也、教皇治民之制度、毫無善狀、意大利則任民爲政、無束縛馳驟之苦、民心之背教皇而向意者情也、而況羅馬府者、本意大利之舊都、古者羅馬大國、且緣此以命名、乃舉而委之於教皇、於名又復不順、是以嘉富洱彌留之日、千言萬語、無非注意於羅馬、甚至舌強喉塞、猶謂宜取羅馬、以合於意、方完我一生之心願、後之人若日復一日、因循不決、微特無以全意大利、抑亦何以對嘉富洱、願事有不能猝成者、法皇魯意拿坡崙、先已派兵至羅馬府保護教皇之位、及當教皇及岌可危之日、法皇又明語意人曰、教皇竟已四無依恃、實覺可憐、今朕不能不爲其宗子、以永保護父皇之重任等語、是法皇不憚征繕、以保教皇、更不惜齒牙、以挾制意人也、不但此也、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九月間、意王曾與法皇有成約、謂意大利固不欲

改革教皇之地位，且他人有往犯教皇者，意大利必往救之，口血未乾，豈能妄動，及當意人志得意滿之會，嘗有人曰：王雖與法有成言，但今已時移勢易，何必拘此小約，致誤大權？意拿坡崙聞之，即致書意廷云：側聞貴部欲廢前約，貴國當必不聽，萬一利令智昏，害及教皇，朕惟有執約以與貴國相見於戎行耳。此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事也。然意拿坡崙雖仗義執言，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而意人采烈興高，區區一文告之微，豈能阻遏羅馬府民人揭竿先起，以抗教皇。嘉禮巴地將軍，即自佳珀雷辣小海島率其舊部，直抵羅馬，以助民黨。不料教皇恃法之助，法兵又所向無前，於是民黨中人，或就拘於法，將或被逮於教皇，不旬日而全黨星散，法之兵威大振。然歐洲之大局，則雖是而有震動之勢。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英國

君主維多利亞宣諭於議院曰朕之所冀者祇法國撤其羅馬之戍兵耳法之戍兵一日不回其國憲法失和之勢卽一日不能定法皇聞英君主之諭不覺悚然甫聞卽日卽命戍於羅馬之法兵全行撤退然頗行之際猶就於眾曰意國若欲佔教皇之地法國必不能袖手旁觀也○法兵撤退之後三年歐洲情形又大變法皇意拿坡崙已爲普魯士所俘法兵望風潰敗普王豫備率其得勝之眾整旅而入巴黎於是教皇驟失宗子之倚意大利人知機會已至遂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同九月二十日意兵大隊入羅馬府城警報傳至崇奉天主教之各國皆曰此實驚天動地亘古未有之大變矣意拿坡崙之后尤姐時在喪亂之中雪涕而語人曰余之愚見寧可任普魯士兵之佔我巴黎不忍意大利兵之入我羅馬其在巴黎之大主教則曰意人無知妄作竟

歐羅巴教皇之地，天心震怒，真可挽回異日，必降奇災，禍大于世界中，必成大亂。亂作之後，上帝必將別造一世界，其危險豈可思議，而教皇則切責意人曰：汝輩佔我之地，必受天誅。其餘教會中人亦皆信曰：狂言以恐意人，意人則慮之。泰然毫不爲動。卽羅馬府人亦相與歡欣鼓舞，願附於意大利，以爲盛世之良民。而意大利乃自此國全無一分之欠闕矣。

昔之意大利，祇有其名而無其國，及是始合而爲一，儼然列於大國之林，而惜也，抱大志擅大名，以立大國者，不克躬親見之也。余拿坡蝶蠅之後，嘉賓侯獨膺全國之重任，數月中，舌不知味，目不交睫，深念仔肩之重，益宏定鼎之基，究以心力過勞，越明年春，遂染腦疾，前後七晝夜，甚至昏不知人，其庶弟向在克靈地方，意民之探問病情者，繞府三

匪擁擠不開，但聞咨嗟歎息之聲。皆曰：侯病若終不能痊，意事恐必將無望。臨終之前一日，薩諦尼亞王親來視疾，及將迴蹕，執侯之手而泣，曰：卿其善自調攝，明日不覿，當重來問候也。嘉富洱對曰：明日王來臣已永辭人世矣。果於翌日日出溘然長逝。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六月六日也。嗚呼！惜哉！考嘉富洱侯生平大志，惟在合意而爲一。其餘小節皆非所計，乃及其瀕死尚未告成，侯之目終不瞑也。然事雖未成，侯之根基已立，確乎其不可拔，異日必能收流水轉圜之效。故卽撒手西歸，庶幾無所遺憾。總之出萬難之奇計，以定萬事之宏規者，嘉富洱也。羣萬里之版圖，享萬年之安樂者，後之人也。吁！

意大利之由合而分者，數百年矣。意民之盼望由分而合者，亦數百年矣。當其一分不可復合之世，全國猶圖場也，各小國之君侯猶獵戶也。

而意民則猶禽獸也。儻者擇肥而墜，惟心之所欲，禽獸風毛雨血，或入於網罟，或入於陷阱，悲啼哀叫，無卹之者。而且國勢既零，星散處國威自萎靡，不振民受萬分之苦，君不能獲一日之安，遍於強鄰，心驚骨折。今則合而爲君民共主之國，前剪遂一掃而空，綜計其疆域之廣袤，大抵與英吉利本國不相上下。惟戶口則畧減於英，至其地脈本甚肥美，其天氣亦寒暖適中，東西南北又皆有海道可通，最便於商旅與各國亦並無隔閡之嫌。其民之欲合爲一者，本已具有同心。今幸藉手告成，人心仍因結而不可解。昔之羅馬本最有名望之大國，實足以誇耀於人寰，洎乎中衰，受大苦大難者十餘世，始重得此同心合力之機會。日後振興之象，及如何措置之處，我輩恐不及見。夢見諸君自謂也而在我後之人，必有撫時感事而重念我言者。

夫人皆得享自由自在之樂而不受暴虐之苦固屬大佳人能合同族而爲一體尤有暢然自適者然但恃乎此國未必有忽然大興之兆人亦未必有屹然大振之機況乎意大利之墮風傲俗垂數百年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興故欲求諸弊之盡滿收咸與維新之效恐非二三代不爲功彼教皇與神甫之治民也以不教其民爲第一義意之舊君與諸侯王又不知教化之有益於民意民之愚遂如木石其本境諸事已未能洞悉源流若問其國外之情形更昏然如墮十重霧夫亦大可憐矣屈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意人初合之日一百人中不識一丁字者多至八十人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考試其所募之兵則百人中之不識字者約僅有六十四人意既立君民共主之國灼知國之大政教化爲先不能教民民何能與君共主雖有絕頂之制度亦等於文告

空懸於是國家先設爲新學以教之每年撥出國帑初尙微乎其微後乃增至英金一百萬鎊意大利本有崇奉天主教之廟宇二千四百座其中男女三萬人坐耗資糧無補於民生國計而所擁之資則甚富厚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意廷定律凡國內之淫祠一切廢之其廟產之所入凡業已住廟諸人每年仍酌給贍養費多或英金二十鎊少或十鎊俾免飢寒其餘悉舉以充學校之公用於是絃誦之聲不絕於耳矣

意大利重立新國其工作振興之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惟其開墾之荒地則甫得三分之一而耕種之法亦殊蠢拙幸亦有日盛月新之象查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意大利出口貨物僅值英金二千二百萬鎊尋常市價約合華銀八千八百萬兩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漸增至四千萬鎊約合華銀一萬六千八百萬兩

之心況甫經混一區宇之時事之亟需整頓者多至不可枚舉即有護
亂他國之意亦復無暇及此及揣其心地實喜敦崇睦誼又確知平安

無事之即爲大禍斷不肯輕啟兵端惟業已僭於大國之中他國競修

武備自無獨任其廢弛之理兵費遂遞有所增計其承平之日共養水

陸兵士二十萬名其兵艦則既多且精兵械亦不惜浪費昔先創造重

英權一百墩每墩一千六百八十八斤之大礮彼英吉利至強至富之國其礮之最

大者亦不過重英權八十一墩耳○意政之最不善者曰度支之糜費

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計年費英金三千八百萬鎊約合華銀一百五十二萬兩

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漸增至七千二百萬鎊約合華銀二百八十八萬兩及

卅其歲入之款萬不能如出款之倍增因此歲有所虧其至少之年已

不敷英金二百萬鎊約合華銀二百萬兩至多之年竟虧至二千四百萬鎊約合華銀二千四百萬兩

第十九節
鐵路電報

九千六百萬兩。國用之浩繁至此，國債之積重，不問可知。故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僅資英金一百三十五兆鎊。約合華銀五百四十兆兩之國債者，今也。以著年而計其所開今日者大抵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已增至四百五十兆鎊。以華幣市價計之約合猶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已增至四百五十兆鎊。華銀一萬八千二百萬兩幸比年入款漸多，即使不能還債，大約可不再借債矣。所最可惜者，意大利開築鐵路，滿滿萬分也。計自合而為一以來，所築之鐵路，不過合英程七千三百餘里。合華程二萬二千里且意民之心，亦不甚喜築鐵路，以博厚利，故僅此二萬二千餘里之華程，意廷尚須執掌其半。或料理其築路之經費，或民間之業已築成者，推而售之於公家，蓋經始之難如此。○意之電報，共長英程一萬九千里。約合華程五萬七千里民間用電報及郵政局以通音問者，殊不見多。以英國英倫一省而論，勾計每人歲發書札四十函，阿爾蘭一省少矣。然每人歲發書札，勾計尚有十

四國以法蘭西全國而論，勾計每人歲發書札十八函，獨至意大利人則僅有四函耳。此猶就郵政局言之也。若夫電報，英國每人，阿爾蘭不在其列，勾計可年發一緘者，意國則年中須合五人而發一緘。

就目下而論，意事其爲國最新，不敢決其居何等。若欲預推其後日

之所成就，竊料意民既獲公舉官吏之益，

凡意大利人年二十一歲以上，每年能納糧賦滿英金一鎊者，皆有舉官之權。當此書脫稿之際，其報名注冊以請舉官者，不過六十萬人，爲數殊不見多。然其國中之學校尚未廣興，豈有舉官之才，識與其多而僥幸無若

較少之爲妙也。

又從立國以後，極喜君民共主之制度，而國家所定之律例

小民亦樂於遵守，此其大畧也。昔日之民，不克備聞教化，皆蒙昧而無所知。今則新立學校，諸事有明師之啟迪，可冀其日進於高明。又其民之欲論國事者，無論報館，無論著書，公家毫不禁止，而民咸樂受公家之範圍，絕不橫生枝節，職此之故，大有太平氣象。且工作既

興民間又有豐亨豫大之景不知意大利誠何脩而得此哉夫昔日之意歐洲人皆謂其病入膏肓而發於百體幾無起死回生之望今一旦化裁通變立起沈疴吾知異日者意大利既有威權又有哲士不獨有益於其國且將有益於歐洲而共獲平安茂盛之樂矣

國傳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九

英國

馬德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祭臨康芝絳述稿

俄羅斯國

俄羅斯於今日固儼然疆大之國也。顧上溯至二百年前歐羅巴洲人士幾無有齒及之者。卽近推至一百五十年之前歐洲乾淨土仍未見俄軍之車轍馬跡。廁於其間。及考其所屬之地。則跨於歐羅巴亞細亞二洲廣漠無垠。爲各國之所莫及其所屬之人。則族類互殊。壤地互隔。多有老死不相往來者。偶或緣事交涉。又彼此格格不相入。幾忘其爲同隸一君也者。已可異矣。若考其教化。則數百年前之某倭王曾令民人各隨基督教。倭民亦無不樂從。然第觀其外固似有受教之規模。及叩其心藏。依然既蠢且頑。與未受教化之益者無

甚區別至其商務一門既未與他國貿易有無本國又絕無製造貨物之工役間或有之亦鈍拙不堪言喻又恒閉關自守與他國不相聞問故相觀而善之一道先已晦盲否塞論國中之文事則絕不知學校爲何物武備則不知正兵之定額旅人之遵陸者則道蕪不可行問諸水濱者則欲濟而無舟楫種種猥榛之氣象皆不成其爲國其所恃者僅有務農一流人而耕田鑿井之法又皆至拙極陋更有游牧一流人轉徙流離棲止無定故太平之日其民但以穿衣喫飯爲樂而習於嬾惰不事家人生產亂作則好勇鬪狠以性命爲兒戲綜計其一生之事業不外乎此兩途驕悍情形概可想見已

俄之始有事於歐洲也大抵在英國俯拾輿情改君主之治爲君民共主之治之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九年

康熙二十八年

俄帝彼得卽位年甫十有七

齡耳後人以其成就大事尊之曰大彼得當大彼得未卽位之先其姪
實膺君位一仍俄羅斯昔日之陋習既不使彼得讀書又任其耽於童
嬉甚至下流之事無所不爲及將繼位而爲君不論大小各事無一能
了然於心而侍其左右者則日導以飲酒食肉之樂與夫種種庸惡陋
劣之俗尙蓋彼得少年時受人之蒙蔽誠無所不用其極矣不料彼得
心地本極聰明一日躬踐主位忽盡改其平日之所爲先延明師爲之
講解至德要道遂永不肯放縱其身心享年五十有三歲而薨跡其弱
冠之年堅持定力務欲成至大至難之事雖未克享耆壽而在世一日
卽盡力一日蓋自古迄今從未有一生三十餘年中務其大而不遺其
細成其功而又居其名如此君者也彼得雖竭力維持諸善政然其驕悍之
氣尙多不克自持當俄人叛亂之時所

彼得四不第目視其行則又親持利刃收殺多命其居宮中也候伺其左右者至
教師貴至大臣俱有下等彼得之意者彼得則親取棍杖以擊之人君之度若此

平○彼得初見歐洲各西國之人畧考其所作之事卽知俄國之不如他人實同天壤而環顧其大小臣僚一無有深明事理者遂立志以改其國政大臣雖日侍左右亦無一敢阻之者於是彼得先強逼其國中
人悉仿歐西之軍制尅日成軍然新軍初立未有成效瑞典國縛裏王
第十二僅率師一萬人以入俄境俄將以兵八萬人禦之一戰而師徒
撓敗血流漂杵然彼得不緣是而灰心也務竭其力日夕訓練久而久
之漸能與他國之軍相髣髴且不在他國之下矣俄國本無兵船徧考
俄文中竟尙未製其名字更何論能造巨艦之人彼得乃特至英國之
德福海口及和蘭國之安思丹海口親奉造船之大匠爲導師以從事
於斧斤之役及至鑿成回國又挈帶工匠甚多使以造船之技教導俄
人甫閱數年俄之北境卜勒梯海面桅檣林立遂成海軍他國乃無敢

藐視之矣。○木司寇者俄之舊京也。與歐洲各大都會相距過遠。彼得至卜勒梯海口。周視形勢。喜曰。我將遷都於是鄉矣。且曰。我以此地爲俄羅斯之窓闥。我開軒以遠眺歐洲之大局。胥在目中。豈不快哉。隨釋耐華河畔之水田。以建新都。卽起役夫三十萬。伐木以通道。開溝以洩水。又於其四圍。偏築通衢。以利通行。不料宏規頓定。洪水忽來。凡彼得之所布置而設施者。一旦全行衝沒。且役夫又染瘟癘之證。傳染甚速。死者數千人。乃彼得以爲。我既掌俄國之皇權。豈畏陽侯之肆虐。又糜五閏月之財力。新都重定根基。卽今之俄京彼得羅堡以俄皇之名爲名其都城外之東西南北諸險。要則各築造礮臺。瑞典卽以善戰名。亦將束手而不能破。○彼得遷居新都。遂正俄皇之位。旋令其民學織綢。紡之類。學印書籍。又俾畧通各國之語言文字。益復修築水陸道路。以通行旅。設巡捕府。

以緝奸宄立郵政局以通文書參者各西國律例以成俄羅斯新律昔年各衙門會計之事皆用算珠俄皇乃延英國之蘇格蘭人至俄教以筆算之法又設鑄政局以開各鑄俾足供人用之至寶不致久鬱於土中欲療人之疾苦也則設立醫院兼醫學書院教俄人以醫理凡此一切之新政皆由俄皇親自經理且事無鉅細一一皆以身任之其製造諸新法大而鑄礮小而索綯俄皇皆能躬自操作若論悉心掌管猶其事之逸焉者矣○既而俄皇冥想國家經文緯武諸大政類多訂立新章可期就緒惟教會中之積習尙有不能釋然於心者若不加整頓吾其何以對上天乎遂先嚴教會廢八之款親自爲之掌理昔年教會中立大主教一人獨掌教權者俄皇改派大教師數人以分理之又定一則凡民人年在五十歲以下者不許常任廟中自稱脩士按此如中國出家僧

道之

以爲我民之多較我廟宇之多

謂由家人所居而言

爲尤勝也○俄國風俗多

由東方諸國漸染而來故如婦女之不得出閨門男女胖令俱由父母

爲之媒定與東方毫無差別俄皇下令曰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豈可免

強婚配使人有終身之怨自今以後凡欲永諧伉儷者男女二人必先

顛面相處至少須六禮拜

計四十日

然後自行訂定其父母任意主子女之

婚嫁者禁之又仿西國之法設立茶會食會之類特使少年男女互通

交際互訂婚姻以敦夫婦之大倫此其一也俄人之所敬體者褒衣博

袖亦如東方之式領下之鬚則甚長俄皇下令悉學歐西之例盡薙其

鬚之長者已覺可笑

俄教中愚民聞此新令多以薙鬚爲虐政而又不放不遵因羞其薙下之鬚於舊簡遺囑其子若孫曰他日吾死必

以薙其心以爲吾無鬚死後受難之際教祖尼姑喇聖人即不加以此護也故又有人謂昔日鬚之風俗直與修道無異萬萬不可設置者若有不

改衣服不薙鬚之人以犯法論予以重罰其尤可笑者都城四門之

第二節
大開通

外編懸新衣形式使民有所效法其偶有穿著故衣者官即命其更役
翦而短之此又其一也○俄之改歲在於西歷九月間俄民皆謂此上

帝初創天地之日也俄皇不信其愚妄之言即日下令改用歐洲新歷

與歐西各國同日度歲

按俄歷今較西歷相差凡十二日蓋歐西各國遵教皇之所推算改定新歷而俄國則仍守其舊歷也

俄皇不憚辛勞庶政皆煥然一新大非昔比其所創立之新工程各地

皆有蒸蒸日上之勢而一切手藝人等亦隨之而各效新法無不欣欣

向榮俄皇所定之新律民自不敢不遵其新易之衣妝服飾人亦大半

改從獲益實非淺鮮至其創築之新都曰彼得羅堡者

後人又稱之曰聖彼得羅堡

成一繁華之大都會原俄皇之意固欲路俄羅斯於歐洲大國之列也

太司寇故都離歐西太遠既有鞭長莫及之慮然新都雖定其南尚有

土耳其即不能通於地中海其西則有波瀾又不能通於各西國欲求

坐大先在開選俄皇遂以狼鷲之心運其英明之氣先強其國毋卽於弱繼合其民毋俾於分而惜其外交之道未能悉合於理也念與俄爲鄰者實偏處此儼如卧榻之側有人鼾睡欲求駕乎其上非用兵於西南兩國不爲功○俄皇之始卽位也其屬地有英程五百萬方里英程合華程九方里若考今日愛烈珊德皇之世已式廓版圖至英程九百萬方里合華程九方里蓋從彼得皇之後歷代以開邊爲長策也然二百年間驟增幾及一倍五洲諸國實罕倫比卽以英國而論其所得印度之地雖廣逾英程一百萬方里然較之俄國同時所得諸地則一大一小尙覺相若懸殊俄於是時四路擴充合計其所得者已共有歐羅巴全洲之廣矣○俄之貪心既熾其適當俄衝而最遭俄毒者莫如瑞典國瑞典處於俄羅斯之北而其邊境之麗芬茅省嘉賴力省芬蘭達省皆足以大梗

俄人通海之路俄遂盡三省而奪之俄之西有彼瀾國者隔俄使不得
通歐洲適中俄皇之忌俄先決計奪其一大地已便於歐洲出入之途
矣繼又與奧普二國訂約者三次欲滅波瀾而剖分其全地波瀾由是
遂亡各國人之論俄事者皆曰俄待波瀾實覺太苛然余以爲持論大局未可僅
恆受虐於波瀾且波瀾本強於俄羅斯遠力扼俄腕使不得逞又與各國訂約以區
俄俄人恨深切而無加之何今俄既日強遂與奧普立約以滅之其實昔之波瀾
待強後理俄皇得志之日則報數百年之深仇此其一也波瀾將滅未滅之時其
最不善於治民者民既不識字又習於懶惰而日即貪更喜乞圖於酒往往但願
今日當御來朝此其二也年來英領事官駐於波瀾故土者報於英廷云波瀾全境
今已大有起色通商務農來百工之諸大政皆月異而歲不同其富且強也可立而
待也實出
○俄國之開闢南邊也亦始於大彼得一千七百十一年康熙五十年

止耳基受俄之逼獻亞叔夫地方於俄旋又舉其克咄一開迷啞二卑
沙喇筆三三大地及濱於黑海之各地盡畀於俄至於中國伊犁之西
北方卽阿那河迤北之地廣漠無垠雖素屬於俄幾等石田之無用然

其東則大有膏腴地廣人稀棄置未免可惜俄人又東畧而得之波斯國畏俄之威則奉其姪兒姐省錫飛斯省之版圖盡折而入於俄統討自彼得皇創爲開邊之議以來凡裏海黑海中間之地歷代俄皇視爲魚肉遂漸次如漢陽諸姬楚寶盡之矣○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俄人之足跡始及於中亞細亞洲英人時正得印度西北之烹齋省俄人之言曰英既得尺得寸惟所欲爲俄國在亞洲中地之商務久必爲英所礙而阿富汗國北方如機霍如布喀喇一帶其機更間不容髮不可不慎爲之防俄廷遂策遣兵解泊於阿那河俄兵駸駸而南殊學從容不迫居於其地之民人本燭散而無紀又無士馬以護之既見俄師紛然駭竄俄兵更肆無忌憚惟意所之及進師開迷啞以侵土耳其基之役英法土三國拒之見前俄軍大敗而歸費用之絕開邊諸費苦無所

出然雄心未泯、蘇息數年又思前進、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先占春

鏗地方、遂在機窪及布喀喇一帶沃壤、循河而行、凡戎馬所經之地、悉

踞以爲俄、有俄國名王古擦脣語於人曰、俄國之占諸地、良非得已、今

幸得告成功、從此不必再進矣、人多信之、然俄師之南趨者、仍未有窮

期也、先占他侈強一地、又占苦堪一地、遂命機窪爲俄屬國、布喀喇勢

成孤立、恐異日亦必爲俄屬矣、○俄國自初次開邊、以訖今日、就成而

言往西而至歐洲、計增英程八百里、約合華程二千四百里、往南而至地中海、計

增英程四百五十里、往北而至瑞典國之都城、計增英程三百里、其往

東南而開至亞洲也、亦復屢有增益、所得阿富汗國之地、謂爲假道於

是者、多至英程一千里、距英國所屬印度之地、不過英程三百里耳、每

程一里約合華程三里、○法皇拿破崙第一之敗也、明於事勢者、皆謂法權既削、俄

第三節
尼古希
之明

薩將起隱憂之大其在於斯徵諸昔者歐洲之時局法國幾可操縱由
我及俄人助各國以逐拿破崙諸事大定歐洲各國君王始許俄羅斯
列名於尊道敦槃之會然上溯百年前歐人固從未齒及俄羅斯一字
也豈料時異勢殊歐洲之大事至今幾歸俄皇爲政而人盡敏手惓恩
莫敢誰何哉歐洲各國初見俄人言談大熾又專恃勢而全昧理因相
與議之曰我輩若以俄爲不足畏而不重爲之防異日之歐洲必盡遭
其荼毒識者皆謂爲不謬且俄又恒自誇曰他國皆非我敵也又論及
各國之制度與夫學校風俗之類亦恒矜恃俄獨尊非他國能望其項
背云

俄人自大之氣歷四十年如一日俄之威權亦日增月盛然不曰國有
權而曰皇有權俄人之尊敬俄皇者不啻聖人復作是以尼古喇帝尊

年憑權藉勢之心益重。國中之事舍尼古喇帝之外無一人敢妄參末議者。皇又善怒。若有偶拂其意者。終棄不背。容情即貴王極品之大臣亦不敢偶觸逆鱗。以蹈不測之禍。故當日官民上下人等但遇皇威之所至。如疾風之偃草。無有不靡然仆者。尼古喇帝之心又極不憚出重學校。深恐讀書之士子群聚於大書院。異日或將起盛頓朝政之心也。俄國亦有報館。然措詞之間。偶有一字謬誤。即章指爲美中不足者。立拘其主筆之人。下之於獄。行是以一國之中。無論爲教民爲養民。悉由一人爲政。他人皆不得與聞。夫此一人者。地非不善也。徒以識見太覺古拙。遂疾視歐西之新法。凡有欲多見博聞以舍舊而謀新者。卽遭尼古喇帝之憎惡。尼古喇帝但願人杜門不出。老死不知世務。便爲盛世之良民。所以亦嘗開築鐵路。乃未及半途而輒止。且明語人曰。各國侈

言教養訓可坐致太平者此朕心之所深鄙者也朕以爲軍政一端實
治國之第一義故其生平惟務整軍經武俾俄國可永恃其權以成威
震人寰之國○及至英法二國助土耳其以敵俄也俄國之人皆喜極
欲狂皆謂俄皇之於軍務全地球中無有能敵之者已歷四十年之久
矣此四十年中俄國之大權既無一國敢與之抗今英法二國僅遣其
餘兵以禦我是不啻以卵投石也於是俄人皆賦從軍之樂甚至婦人
女子亦皆以爲必勝萬不料尼古爾帝戰意甫決不但素日治軍之名
聲一掃而空卽制其國人之大權既爲他國之所挫若使不能俯順民
心恐本國之民亦將有駕而上之者矣

英法士三國既敗俄師俄民之心遂大變昔日恪遵皇命如聖人之訓
者至是則不但不能聽且其言以斥之索瘢指瑕無所不至故昔日之

俄皇恩仗權勢以爲莫子敢侮者及至敗績而歸俄人皆知其權勢之
有界限是以俄國之中皆謂皇之待我民也實太苛刻一倡百和俄之
勢幾不可以終日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或曰五年尼古喇帝薨俄民不但不知哀戚反謂俄之沈痾今後將漸有起色尼古喇帝古拙之法已成痼
疾非死不除今則死矣我輩可安心矣且將有冀幸於萬一之想矣及
至愛烈珊德帝第二卽位盡改舊章國中之報館忽興凡國政之應興
應革者瑣瑣玉瑤大放厥詞俄廷毫不禁阻且許其訟言得失以廣有
益於民之新法蓋自與土耳其議和而後木司寇彼得羅堡新舊兩京
中驟增報館七十家其稽察報館之御史亦知俄國實多有急宜改正
之事故悉憑報館之議論或卽據之以入告報館各主筆既得歷朝未
有之機會益傳采小民之疾苦銳意指陳至於歐西諸君政尼古喇帝

在位不許報館涉及一字故各西國制治保邦之道格致之學並一切
新工作之法俄人如在鼓中皆然不知其士子則私自講求多歷年
所今幸報館大興遂又有專論各西學者皆謂俄國宜多立學校以教
其民實爲當務之急苟不以教民爲先則民不知各國來往之事何者
爲有益何者爲有損國勢斷無興盛之想也

俄羅斯之亟宜整頓者不徒學校已也其風俗之弊出於意外者甚多
卽以務農一業而論尤當加意整頓農民庶免受終身之累然其弊伏
於三百年之前中國季初不知其緣起積而至於近世遂有農夫四千八
百萬人以田業爲附骨之疽畢世莫能自拔何其酷歟查俄國之困掌
於諸葛室此亦與他國無異昔謬其爲之耕種者中國目之爲佃戶去
留任便絕無拘束乃俄例則不然佃戶既耕其田傳子傳孫不能離田

一日佃業主或因中落等事欲售其田凡居於田旁之佃戶即隨之而

售於新主計論價值恒斷斷焉及至田易新主佃戶亦即認新田主爲

新主人直與奴僕無異

考俄之佃戶本不能視爲奴僕然與中國佃戶絕不相

又考俄國之種類本以滿俄爲生今年雖立行德於甲地明年則就水草則乙丙丁

諸地任意轉徙查無定在乃一或務農爲業則不能求去自由俄廷又定隨夫不惟

遠離田業之例常若輩於常年耕種之外絕不敢移心於他務居今日而論隨夫已

廢業後依然處種重難返之勢佃戶若欲他往必先與田莊中年老之莊頭商議妥

治始克身而去查泰西各國昔年亦曾有此陋習既而廢之惟俄國之富家盡

視爲利之所應得雖以歷代之賢君哲后亦苦於措置之無從

一千七百六十二年

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

玲皇后第二在位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

欲去之而未果也皇后之孫愛

烈珊德皇第一繼世

一千八百一十一年至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有就緒推原其故實皆緣甫經議及即與他國有戰爭之禍遂致無暇

兼德尼古喇士皇第一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至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初即位即特簡大臣確查

隨夫之苦不料一千八百二十年

道光十年

波瀾國戰事忽起又姑置之至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

道光六年

尼古喇士皇第一又憶及隨夫之事仍莫能

決然釋放一千八百三十八年

道光八年

第三次派人查辦是年忽值大祲

更難措手於是心灰意懶終尼古喇士皇第一之世從未齒及然傳聞

皇疾大漸之際適命其太子曰釋放隨夫善政也朕未能行今以屬汝

矣○愛烈珊德皇第二卽位俄國之隨夫日夕望恩待澤如大旱之盼

雲霓愛烈珊德皇第二亦並願圖之故雖多田足穀之諸世家祇圖利

己梗阻百端而皇心殊不以爲然踐阼之日宣諭諸世家曰朕欲竟先

皇未竟之志以終隨夫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咸丰六年

八月間卽從業田

之富家大族中選舉若干員俾之按照國家所定之大綱悉心參酌以

訂細目前後凡三年之久彼此紛爲論議再四酌改期於至志不易

遂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咸豐十一年

二月十九日特降諭旨將幾及五千

萬之隨夫一霎間全行釋放凡昔日人田聯合之弊悉掃而空

查此旨

係指釋放隨夫之隨夫二千二百萬人耳其皇家
皇族之隨夫二千六百萬人係皇族聲明將別降諭旨

俄國之有隨夫雖於自主之道多所不便然較之爲人奴僕尙覺高出
一籌故亦無黑奴之苦楚俄國巨室所執之田業大約三分之一自行
管理或豐或歉無與於隨夫其三分之二則富家雖出資以贖之而其
地盡交於莊戶若謂爲莊戶之業也者所謂莊戶者皆隨夫之流亞也
其視富家也卽爲其主凡事必稟命而後行偶或開罪於主人翁卽可
予以刑責無敢違抗蓋富家購地之時必問有隨夫若干名同立券中
卽然爲隨夫之新主其得而約束之也固宜若論隨夫之工作悉聽
田主任意撥派雖各隨夫有可自相通融之處然別有一成規焉必不

可易者，假如有隨夫若干人，田主可挑選數人於耕種之外兼充其家中之傭工，口伺候於其左右，至挑選之所餘常年以禮拜計，每一禮拜執役於主人之田者三日，尙有三日可以自理其業，其有不願終身埋沒於田間者，亦可出資若干，以自贖其身，凡自贖其身者，頗多遷居城市間爲市井中人，往往致富而爲鉅商，甚至開設銀號或絕大店肆，然仍須按時論季繳銀於富戶，而仍稱之爲主人，不敢夜郎自大也。○一村之地，各家製銀以分種，而視其人口之多寡，以分田畝之廣狹，甄掣既定，毋得更張，俟閱九年，再掣一次，各村人無論遠出若干年終不致失其原地，故雖年深月久，水遠山遙，及至一歸故鄉，即可理其故業，無有敢妄加阻止，而與之爭論肥磽者。○俄皇既降釋放隨夫之旨，各隨夫皆得爲自主之人，此大綱也，其細目所開則又有兩面兼顧之一法。

焉其昔日之業爲人下者必須展限二年仍爲田主竭力耕種而由田主酌給工食以酬其勞至業已自行贖身之人亦須仍照舊例每年繳銀一次於其故主及至二年限滿各隨夫始無拘無束○村莊之人卽如隨天也者既邀釋放尸其歷年所耕之地卽可撥令營業惟仍須按照田價繳銀於其故主或以無力爲辭則任其照常耕種而按年納田租於田主此卽如中國之佃戶矣又有無資納租者則令其服役於田主之家計日論值以抵田租誠可謂通融之至矣惟村莊中人旣已居住有年必須仍居舊地不能意爲去留致有田地荒蕪之患若別有所事萬不能留則必先與其村寨熟商衆以爲可始聽之俄之北境各村人亦有出資以購得自便二字者總之俄國鄉間之地皆須合村中公同奪定斷無任聽一人爲政之理當其應繳田主銀兩之時皆田

諸莊戶會集公議，徵催租索遺之人，並不分甲乙，各花戶故俄之田地，但分某村某莊，不分某姓某名。於是貪喫懶做者，既已通資山積，反可遺逸事外，而衆人之勤於作苦，餘於持家者，反因一人之故，累及公同賠補。久而久之，漸多不顧盡力於農，而況又有更易田主之事，膏廩所費，盡付東流，則亦何必視他人之田，如己產哉？今通計俄羅斯村莊中人，罕有將娶且貧者，何也？村莊中之所有，皆可移而爲我用也，亦無有忽焉廢跡者，何也？同村中人，既負人錢，必將分而去之也。至於各戶所分種之地，又嫌其太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固曰爲事甚煩也，而終日勞之，故常有餘力，相率嬉遊。況近年以來，酒稅又改新章，飲酒之人，遠日見其增多，莊農於作苦之餘，無所事事，又見酒帘高懸，頗多近莊富門，是以沈湎於醉鄉者，較諸隨夫未釋以前，更覺人多於鄉。俄國庫倫

中歲入之款其徵諸酒稅者幾抵正賦之半而官吏及教中之神甫反常以秋酒之樂導農人若以勸人節飲爲言彼握權之大僚心殊不喜也農人既耽於鴉片自日卽於懶惰其昔日之田主欲僱之以充工作衆皆無奈而應之職此之故工作之人雖甚多所成之貨卻甚少或謂農田之所產較昔日爲少者山村水郭間亦復指不勝屈矣

第七節
二種刑律

俄羅斯立國以來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正屈千載之期其新法已遍行於通國而讀書之士則以是年爲再造元黃之歲有求俄皇許諸色人等各隨其意以奉教法國家絕不加以抑勒者有求俄皇許各報館主筆各貢其識以論國事國家毫不定以限制者更有素抱大志之人欲改俄羅斯君主之國爲君民共主之國者皆言一國千秋宜有此改結更張之舉夫使重視斯民之國當此時勢民之所欲君必從之不過憂分遲速耳而俄羅斯國則不然民心之向背何如國家全不過

問惟朝端執政之數大臣，自於俄皇各行其志，其能順民心與否，亦惟大臣之意，眾皆不得與聞。○亞烈珊德皇之器識雖曰不甚宏遠，而其心實欲整頓制度，以惠及小民，於是爲安民起見，特創新章，畧謂從前開刑衙門，流弊至鉅，一切案情，作何治罪，不定於公堂之上，而定於私室之中，遂至營私舞弊，賄囑情託，無所不至，竟視兩造之行跡與否，欲拘則拘，欲釋則釋，或輕罪而比重律，或重罪而附輕刑，種種舞文，全恃孔方之力，於是下僚未鞫判定之案，多有越控於上游者，更有富家子弟，以地方官爲不足畏，一任其自定爰書，旋即輦致車金，再控之於府省，立即脫然無累，此蓋習以爲常，幾可述於人而不諱者也。其身爲官吏者，又多不學無術之愚夫，加之以國家所定之律例既多且亂，即欲秉公辦理，而於彼於此，皆可援引，正不知何適之從，是以俄人之謗曰：

天下之最不公者莫公門若也。○愛列珊德皇勿得一歲杜訟弊之法遂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九月間特頒詔書云自今以始國家簡派問刑官吏必以明白事理爲先兩造具備必鞠之於公庭旋即援律判斷其行賄以上控者禁之總之民有冤情始求伸於官府雪冤之權不在官而在律其有不秉公富斷者罪之又仿照西法以立陪審之員務使鐵案如山一字不可移易以杜上控之弊云云俄民捧誦之餘無不感激厥後俄廷所派之官吏皆能恪遵新制俄民益喜

昔日之俄羅斯不第國家不准有民主之權等而至於一省降而至於各府州縣皆不准民有公議政事之權國家一切政令皆由俄皇會同數大臣與夫大臣所選授之各官吏任情酌定其民心之能服與否皆不遑計其爲民者農夫則耕田鑿井不識不知商賈則貿易有違無徵實

微賤但就其才分之所及以旦夕營營而不息至於一國之大事一鄉一邑之小事自有君若臣總理兼權之蚩蚩總不能干預○及愛烈珊德皇卽位以來已非復從前之景況矣各省會中皆准民人公議樁務各府州縣亦許設立地方公議局局中之董事由本境之富室及城鄉各人公同推舉以會議地方之庶務又由各局董公舉賢能送入省會以充總董各地方如修路造橋等事以及商務工務章程皆由公議局悉心妥議國家應徵之稅亦必下局使之分徵總繳惟各局董皆小心翼翼國家之大事不特不敢干預並且不敢議論俄廷頗喜之而不知各董本自田間來心地不甚聰明卽欲妄參末議亦且不中肯綮甚至公議局所辦之事亦未能有條不紊故民人之受其益者殊鮮而況俄之農人平日初未嘗求公事雖地方官殷殷誣諉皆茫然無所措

手其到局議事之際并其有益於本身者且不能侃侃而談何論他事於是志氣嚙頰之輩反願悉由在上者之主持不若歐西各國之人遇事精思冀益於己者并益於國也○愛烈珊德不但整頓各新政以冀有益於民已也凡入伍充當士卒者偶犯輕罪用新法以罰之不許各主將如昔日之妄加責打俄人之所崇奉者本基督教中之一門名曰希臘教素不准他教之分門別戶以與希臘教相參至是俄皇又下令曰凡我民人祇期安分而已其心喜奉何等新教國家並不禁止至希臘教之充神用者所讀之書較少於各西國之神甫教師俄皇乃又下一令俾希臘教中人整頓讀書之法又查尼古喇帝以至猛之政治俄國厥有多人挾遠方至是悉命赦回國中重許開築鐵路以便往來溯昔年俄人之欲遠遊者必向國家請領路照乃領照之費每紙須

繳英金八十鎊

合華銀二百四十兩

其實莫比人遂皆不敢輕於跋涉至是悉從

冊汰每領一路照不過酌繳紙費而止從此以後凡家道小康者皆可

出門游歷以廣識見總而言之俄皇所立之新制度務期有益於民其

他非所計也○所可惜者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同治二年

已滅之波瀾國畔

俄而起俄廷毫無暇晷再講新制且國中求新之人竟欲助波瀾人分

立而爲一國設想殊誤其餘上下人等則皆願竭力以保俄羅斯全境

俾一合而永不分於是以前絕大勢力掃平亂事彼求新者則遂爲俄人

所鄙薄自此以後俄廷改制以除弊之事絕無而僅有空

俄之農人相沿至今幾不知讀書爲何物約計五十人中曾入塾讀書

者僅有一人而已

其西北芬蘭省人學好文墨幾無有一不識字之人其學校

字者則有賞於是俄甲荷夫之

輩均於俄武餘間昔年俄國之兵每百名中識字不過一名居

於城中之工匠能辨之無者亦復寥寥無幾大抵有財之家始令其子弟讀書耳愛烈瑪德皇在位之時各報館恒言民不能識字謀生之計因之而拙實可憐憫有識者亦皆以爲然於是各州縣及大市鎮始有民間書塾乃行之未久又有人言凡游於鄉校者多議執政之短長官場中人聞而深惡之旋即嚴申立塾之禁若夫教會者本司教化民人之責者也故凡教會中之書塾不在禁例民間之欲識字者多改就焉國家知之因設一法俾神甫精通翰墨冀其轉以教民然又有可惜者俄廷限禁教會之法至愚極拙實不適於時宜凡學作神甫之人只令其勤讀道經概不許閱視日報其所謂道經者即希臘教留傳之古本也若有論及時事之新書亦不許私自誦習推原其故蓋謂教會每有議論國事之弊今使之潛心於古訓即無從注意於世情也吁虐矣之

教會一名希臘一名東天主敎東西天主敎之敎規大不相同西天主敎凡充神甫者不許娶妻生子異釋教與東天主敎則謂尚未娶妻者不准充神甫已娶而妻失死者亦不准充神甫乃又不准其續娶故業已充神甫之教士即令入前清修名之曰修士終其身不許出廟

○考俄國敎化農人

之事至今並無良法教會中之所敎者類多淺近而鄙陋儼然爲司敎之神甫其才識之高出於農夫者實屬有限而且不明事理沈湎於酒凡種種惡習亦與農夫一鼻孔出氣故雖名爲司鐸實則既無學塾之名亦無師生之分誠不知其何以爲敎矣

農夫所居之村莊大都支木爲棚絕無磚瓦一家中人僅有一大棚每至日暮任意席地而卧父子兄弟姑媳妯娌初無間架以爲區別俄之北境地氣又極寒冷日食諸多不便地中之所苗者亦無精整之品夫人至食用不敷豈有閒情以耽誦讀其下愚不移也勢也隨夫既釋之後田主卽無禁錮之虞其爲賣打之事但若有不合富室之意者可由

富室交合村人公議其非尙謂某甲某乙實應以鞭撻從事則卽俯首
忍受無可逃避村莊之人見一方中有一富戶依然尊而敬之一若恐
其再有大權以壓己也者殊可憐憫惟其大可取者則在勇於公戰怯
於私鬪國家苦驅令入伍以禦敵多能奮不顧身大苦既所慣受大難
亦所不避其膽量之人如此若其在家也則鬼狐之屬偶有傳聞已相
率抱頭鼠竄豈敢好勇鬪狠以與人爭競哉○俄羅斯之使人畏者在
於地廣而民衆倘使其民益之以學問則以聰明濟其才力尤爲可畏
然即使未嘗學問他國欲往攻之其內地之民皆能自爲防守斷難覆
滅其國倘俄國欲用兵於外東方諸國胥不能敵所當引以爲憂俄荷
欲肆其西封則西方諸國之畏之者絕少也○俄國之幅員北至北冰
洋南訖地中海東暨太平洋西亦幾及於大西洋統計徧地球之陸地

爲俄所管轄者直古七分之一與之爲鄰者能無顧而忌之哉俄皇雖居彼得羅堡欲與西方諸國相聯絡然自其都城之東言之尙有華程二萬一千餘里也○俄之民人一百四兆丁口均散處於華程九千萬方里之中其大於歐羅巴全洲之地者直有兩倍或謂此一百四兆之民人若能團聚之於一處其強尤不可思議○歐洲君主之國惟俄羅斯實一成而不知變一百四兆之民人如俄之一家悉聽家主之指揮不敢妄動俄皇之權勢無論定律無論命官無論立教旁人無敢干預總之俄皇之意見卽成俄國之法律衆人無不當恪遵之或有別派新官遷調舊官亦皆由俄皇爲政不必商之於他人皇之私財不能確知其數大約每年可得英金二百五十萬鎊俄皇倘偶然失檢或仗其勢力或見識不到致有過誤之舉受其害者不論貧富貴賤皆視如天災

之流行非人力所能強遏。俄皇一日諫世一切權勢及其歲入之款盡歸其子之繼位而爲皇者。

俄皇之威權足令人聞而生畏者養兵多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同治十年

俄皇又采普國之軍制下令於國中云。凡俄羅斯人無一非俄羅斯兵。男子年二十一歲至二十七歲必令入伍當兵。六年期滿再充預備兵。九年然後得以自便。故其承平之世有兵七十五萬名。有事之時可增至二百二十五萬名。此大軍也。又有馬兵十四萬名。名曰可殺克計。可殺克十四萬人無事之日。擇地耕種。並不納賦。亦無田租。田中之所入皆歸自養。若俄皇命之出征亦不需給以餉銀。

俄國之糜於軍餉者每年多至英金四千萬鎊。約合華銀一百六十兆兩。糜於學校者不過三百萬鎊。約合華銀十二兆兩。是不及十分之一也。國中文官之俸亦年

費英金三百萬鎊教會中一年教化所需則僅費英金一百七十五萬

鎊

其國家雜費所需年共英金一百四十五兆鎊核其歲入

之數大致已可敷用雖此近來六十年中揭借國債甚多然欲先期籌

遠亦無不可統計國債之數當未與歐洲交戰以前已負英金三百六

十兆鎊及與土耳其交戰之役約費英金一百三十兆鎊若使俄國圖

法復其舊制則有大不止於是者其國債中國家所出空鈔票甚巨圖

法既改此項鈔票已不滿其開列之數商賈當行使之時必須加以折

扣貿易即大有窒礙商途既礙若使國家再填新鈔票以當國債必無

樂於承受之人至欲求彌補之法則民間所納之糧賦業已繁重不可

言萬不能再加剝削俄羅斯之地雖甚廣大但多屬官荒未經開墾其

有昔年本可徵糧之地今亦漸成荒廢者而其徧國之官吏又皆以私

肥爲得計於是上下皆貧而中則飽矣○每年出口之貨共值英金八千五百萬鎊以麥葛麻及木植爲大宗入口貨價甚多於出口大半皆西國織造諸物然較之歐洲他國通商之數實覺其細已甚

俄羅斯之地中蘊有無窮之物乃至今尚未動用其略見端倪者則採煤之地其廣袤已不讓於英之本境及考其每年掘得之煤不過英確三百八十萬墩占英國五十分之一耳俄地中亦有多金而取金之法太拙假使得有新法則俄之加富於今者誠不知其幾倍也其可耕之沃壤不甚寬廣而耕種之法亦苦其太拙至其買地之法不准有一人爲之主欲其別籌善策殊難冀焉總之俄羅斯必將大興於異日特欲去其古拙之法以冀其興則決非期月三年可期集事也

俄之鐵路俄皇已竭力以圖之矣然猶未也雖長至華程四萬八千里

共值英金二百兆鎊然工程既不見佳管理亦未合法而況俄國之地大莫與京僅此區區殊覺渺乎其小以英國而論每華程七十方里中卽有鐵路合華程三長里又以美國而論每華程四百方里中亦有鐵路合華程三長里若夫俄國則須華程一千二百方里中始有華程三長里之鐵路於事誠何所濟故俄國中有無數膏腴之地所出上等之麥幾致無人向購其價之賤不止斗米三錢徒以無路之故不能出海亦不能運至大市集任其霉爛於田野之中豈不可惜所幸者俄廷已有展築鐵路之意如加敦河之畔富有煤礦遂議築鐵路入山以運煤又有鐵路一道欲往東開至西伯利亞恰克圖黑龍江一帶又有一道欲開至亞洲中境之博卡喇一帶但欲開此大工程必俟俄人能取信於人借集鉅款然後始可藉手也

按西伯利亞大鐵路年來已漸次展築俄之興基於是矣

○俄羅正開

開新疆其大無比然未獲其利而反須籌款以養之其治波瀾也在裏
海黑海之間地名考靠司又治亞洲中境每年均虧累不鮮吾知自此
而後俄人若再有開疆拓土之心必不肯蹈猶獲石田之覆轍矣又考
俄英二國皆有極大之屬地皆不得已而佔之仔肩日重大約此二國
者各不願再加重擔以壓其肩矣英國總理印度大臣福爾遜爵士云本爵
觀俄國之意非欲再開南境直至印度以
佔人之地也但業已據而有之地必應設法保護遂
有不得已而漸佔人地之舉與我英之用心將無同

俄羅斯已合散處之游牧人不計其數教之耕種教之工作化而爲國
中有用之民於是若輩皆聚族而居視俄國之皇爲共主惜其所教化
之者殊未深也俄國之自教其民也但就其所已知已能者而教之本
未能造乎其極但受其教者則已爲良民矣俄人每至一地隸入版圖
卽申買奴畜婢之禁至其所執之法未免天嚴時或流於暴虐其意以

爲非此不足以治民也且易一法而恐民之不服也然舉其大綱則凡
經俄羅斯管轄之民無有不戰勝於前者

按俄都濱臨卜勒博海
而譯書者或作波羅的